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国家急着跃进,上虚火。作文课,老师喇喇写俩大字,题目:《梦想》。小学生玩心重,说这两天净梦见赢弹球,能写吗?老师说梦想就是长大想干什么。班干部说当科学家,老师说对喽。全班就都写当科学家,一个同学把“科”写成“料”,老师说:“就你这块料,还当科学家?”

其实当时我的理想是当医生。我妈身体不大好,我五个姐姐和三个姐夫(四姐五姐在念书)都是干部,我爸说家有个当医生的多好,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。我还当回事了,陪我妈看病等着叫号,就瞎转,噢,内科、外科、眼科,这是什么科?抬头看牌,妇科,有人喊:“那小子,一边玩去,看什么看!”那一嗓子,把我的理想喊丢一半,其实我什么都没看着。

到初二后半学期,运动来了开始折腾。弄身草绿色衣服很难,有个同学他妈能扎帽子,我们就凑钱凑布票买白布染,染得黄啦巴叽。戴出去遭嘲笑,说我们的布料是“马粪”呢。当时全社会都羡慕穿绿军装,我才要梦想一下,又一想我爸从小学做买卖,就他那历史,快拉倒吧,赶紧下乡

小河之恋

曹学林

这里曾有一条小河,它西接南北走向的老闸河,与新老通扬运河相通,向东延伸约几百米然后转弯向北。它既是我村与别村的分界,也是我村生存的命脉。村里人畜饮水、农田灌溉全赖于它,不知它绕村流淌了多少年,反正打从我一出生起,这哗哗流动的水声就成为了我童年的歌谣。

然而,当我在某一个秋日的下午,伫立于这条小河边时,我再也见不到那炫目的波光了。这条曾经碧水如练、清流潺潺的小河早已干涸了,河底淤积的沙土,及不知从何处运来的垃圾、污染物已差不多将河道填平,少数几处低洼地,也成了死水沟,发黑的水面上漂浮着腐烂的树叶。河岸两边,那曾经长得丰茂繁密的碧草绿树早已不见,裸露的黄泥沙土干燥得龟裂成一道道口子。这曾被村民们争着种植的“十边隙地”再也无人问津。

小河死了!我在河边慢慢地移动着沉重的脚步,我不忍再看眼前小河的惨景。恍惚间,昔日小河那欢快奔流的身影又在我的脑海里跃动。

哦,是在这里吗?我们一群十多岁的小伙伴瞒着大人,偷偷来洗澡。我们脱光了身子,把衣服放在岸边的高墩上,跳进水里。这里的水比别处浅,我们先学会了狗爬式,后又学会了扎猛子。我们在水里互相抓烂泥扔,击中者浑身被烂泥涂得乌黑,只好钻进水里,洗净身子,然后也抓上一把污泥猛地扔向对方,引得满河的笑声。也有被污泥打痛了,又呛了水哭起来的,这时,其他的孩子就围过来哄劝,那惹事者也像犯了错似的钻在水中躲到一边,一会儿也就破涕为笑,言归干好。回家后,如有人说了嘴,让父母知道了,往往都要招来一顿责骂。后来,大人们就跟我们讲“水鬼”的故事,说这河里曾有人淹死,淹死的人要变成水鬼在河里摸螺蛳,摸七十二条河才能转世投胎,如果有人下水,他会拖住你当替死鬼,让你去替他摸螺蛳……我们听了,就都骨骨悚然起来,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下水。待到年龄稍长,知道这是骗人的电话,才又毫无顾忌地在水中嬉戏。

哦,是在这里吗?我和叶子一起躲在河边的槐树下烧野锅。我们从田里偷偷偷来玉米棒子,扯来一大堆

凭海临风

枯草黄叶,然

我的N个“梦”

何 申

箱子咋办。入学后学什么科呢?内科所听摸摸,没劲。眼科,你看他瞧着你,怪吓人的。妇科?倒给钱也不能学。想来想去,还是学外科,动手术。这个我能行。为何?冬天,我们村知青常凑钱买狗宰了吃,都是我操刀上阵。剥皮讲究皮里光滑不带肉,外面整齐没破口,到供销社能多卖钱。开膛,肠子肚子一堆,得分清部位一一取出来。有人一见血就晕,我不怕,这是当外科医生的基本条件。

我的天呐,这梦就可做长啰,马拉松,从春做到夏。那天给猪打预防针,打到村边一家,正好有个公社干部骑车路过,我忍不住打听,他说你傻小子还做梦呢吧,人家早入学了。我脑袋轰一下,梦破灭了!转身把怒火撒到猪身上,拣最大个的摔。大猪猛猪梦里忙乎:一旦入学通知书来了,我怎么收拾东西,怎么感谢房东,怎么个走法儿,班车不给拉



春影

盛利者摄

饰物寓言

杨云

戒 指

一个人的城市
为陌生人活着
小雨点飘着
湿了谁的城市
那个凝望它的人
随着它落地 然后干涸
这分明是婚礼上漫天的玫瑰花瓣啊

于是 我把戒指换到中指
眼 镜

突然间 街上多了各种眼镜框
悬挂在每个人的鼻梁上
他们真的是看不清这个世界吗
或者是怕眼瞳太小眼泪太大
滴落前
在现实面前设置一道廉价的门槛

我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。记得有一年到上海的西郊公园,我宁肯坐在车上抽烟,也不愿看万千的动物世界。因此,我被讥之为“没有情趣的人”。工作的样疼,两腿也似灌了铅,迈不开步。等到父亲的一锅烟吸完,又要开始豁泥。我跟父亲各拿一把豁锨,凭着惯性,把泥一下一下的从船舱里往河边的泥塘里豁。妈妈这时从家里拎来茶水和面饼,我们就停下来,一边喝茶吃饼,一边说些闲话,疲劳也像顿时消失似的。父亲吃完照例要再抽一锅烟,母亲则爬到船上,拿起豁锨豁起泥来,以减轻我们一点负担。这样的劳作尽管在我少年时是一种超强度的体力透支,却使我从小就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和坚忍的意志。

去年夏季,拗不过朋友的劝说,去过一趟内蒙古的呼和浩特。那一趟旅行,让我吃尽了苦头,一路羊膻,使我吃不饱咽不下,以饼干和矿泉水度日,足足瘦了几斤,女儿说是歪打正着,无心插柳,不为减肥而减肥了。女儿没有参与,自然没有受饥挨饿的痛感。

非但如此,还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腾格尔在《天堂》里曾说,他的家乡有“绿绿的草原、洁白的羊群和奔驰的骏马”。哪有啊,那草是稀稀拉拉、黄巴拉叽的,就像阿Q头顶上的癞毛。牧民们说,草地越来越少了,有的退草种粮,有的超负荷放牧,政府出台了政策鼓励退粮还草,但没人愿意干,效益太低了。有羊,但不是羊群,满眼望去,零零散散的几只几十只。看到了马,但不是骏马,而是供游人娱乐的老马瘦马。我去的草原,名字很长,不记得了,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。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,只是存活在古诗里的优美意境。

那次旅行使我难忘的是还是在草原上度过的一夜。

到了呼市的第二天一早,我们就驱车去某草原。导游说,到内蒙不过草原是遗憾的,不在草原上过夜,是终生遗憾。说的倒是,草原风光是塞外特色,高楼大厦哪儿没有啊,要说吃的,肯定不及鱼米之乡。

一路上,导游不厌其烦地介绍内蒙,什么成吉思汗王昭君,什

草原之行

姚正安



么手抓羊肉肉苁蓉,什么草原羊群膘悍马。这些我都不感兴趣,有的早已耳熟能详,有的与所见不符,比如草原羊群。

几个小时的车程,中午时分,我们终于到了忘了名儿的草原,草原不大,草也不茂盛。空气很新鲜,天空高远而湛蓝,那天空一角就是我电脑桌面的图案。草原上有几排房子,有十几二十来座蒙古包。

这就是我们歇脚的地方。我们在导游的安排下,住进

说那会子真做恶梦呀!闺女找了个这么能吃的对象,万一再赶上低指标,日子可咋过。

斗转星移,改革开放,生活好起来,也就不做那些没出息的梦了。这时也就真有了盼望国家要富强、个人有作为的梦了。还挺具体的,梦见国家稳步前进,不折腾,遵法制,讲章程,越是大事,越各司其职,不刮一窝风,不上纲上线,不歌声震天,家里娘要咽气这万确),通知书到手,我都不敢相信,以为在做梦。

一九七六年毕业我又被分回塞北,当党校教员,口粮从三十一斤变成二十九斤,让人发愁。那时我虎背熊腰,二百斤麻袋夹起就走。单身吃食堂,没油水,一顿吃一斤都撑不着。忽然见食堂管理员在伙房和大师傅一块吃,身后就是馒头筐箩,回手就抓。受刺激啦!几次“饿梦”里都是这场景,醒了肚子咕咕叫。忍不住上班写报告:写我的理想是学习张思德,到食堂去工作……

老伴倒也大大度:“来得及,去找吧。”

赶紧解释:“这不是梦想嘛,做梦,别当真。”

我就不信就我一个想过。老哥们儿,说实话,梦里梦外想过没有?想过,正常。但千万别去找,一找准打碎梦里美好形象:林黛玉,已变成刘姥姥。说我是贾宝玉,人家说:咋比焦大还老?

名家新作

第二届新疆油画展展出二百多件作品,新疆博览中心的一个宽敞展厅里掀动色彩的风暴,为边城迟来的春色提前写下绚烂的注脚。在这色彩风暴的抽打下,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幅油画,是名不见经传的锡伯族画家巴欣盛的作品《游移的文明》,主题是交河故城,色调是有差别的白。我第一眼见到,几乎脱口而出,立即为这幅作品改了一个我更喜欢的名字:“穿婚纱的交河”。尽管与这幅作品相处只有十几分钟,我一下子就永远记住了它,至少这幅作品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奇迹:有了一丝不朽的气息。

一幅油画有它自己隐秘的命运。如同少不更事的青年,迟早被投入复杂多变的时间的旋流,被风吹雨打。社会广大,人海茫茫,不管它被供奉在神圣的殿堂,还是被人遗弃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,这风中之烛,摇曳多姿,已经点亮沉郁的胸腔,让我从此惦念。

用文字说画,是最笨的。但一幅好画,几乎没办法被完整地复制印刷,如同诗不可译,以文论画,是更加离奇的转述。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根深蒂固的内在规定——唯一性。但是,我还是忍不住想说一说。

这是一幅几乎全部由白色、不同的白色构成的大画。就在这白色当中,隐隐地透出一点交河故城豆黄的轮廓。雪一样纷纷下的白色、婚纱般飘动缠绕的白色、漫天梨花雨流动的白色,从上帝的指尖,不是从画家的指尖——不停地下、不停地覆盖、不停地冲刷,好像要彻底洗干净一件人类古老的、已经微微发乌的银餐具,使它在阳光下再次泛出柔和的银辉,然后就可以盛满美妙的高昌葡萄酒。而交河、交河的“影子”——这些稍稍有点泛黄的色块,一次次从白色中隐现出来:它要穿过梨花雨、穿过雪世界、穿过白色的经纬,它用银铃的嗓子在说、在告诉它的寻找者:“我在这呢——我在这呢——我在这呢——”

白色和交河故城在对话。这对话扑天盖地、无休无止,好像一次真正穿越无数世纪的长谈。他们用赞美诗的语言,用水晶的透明的语言,用乳汁、冰糖和蜂蜜混合而成的语言,你一句、我一句,你一段、我一段,相互缠绕、相互追逐、相互鼓励,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美妙,最后变成重唱、合唱。

这白色,是青春、餐布,也是素净的尸布,有着天堂的洁净、纯粹和抒情,因为太高,也有点适度的寒。而交河故城是盆地低处的人间遗迹,有点烟渍的黄,它就在不远的城郊,但人散灰冷,是一具没有来得及掩埋的时间的尸体,是从时间的大车上掉下来的“木乃伊”,

无关紧要,因为我不吃羊肉。

用完晚餐,周围全都暗下来,住地的路灯也是暗暗的,我们近乎摸索着往蒙古包里走。刚洗漱完,外面的高音喇叭里发出消息,说马上举行篝火晚会。蒙古包里有一台电视,但收不到节目,闲着无聊,只能去凑热闹。

一个高台上,有简陋的音响

皎洁明亮。尤其是那如潮的蛙鸣,撩拨着我们的好奇心,我们会不顾蚊虫叮咬地四处追逐。有时气温特别高的时候,我们几个还会脱下衣服在打谷场旁的大河里游泳,纵使大人们在岸上高喊,甚至大骂,我们还在河里玩得正欢。可是,现在的老家,天空已不怎么蓝,月亮也不如先前亮了,那条河是再也不能游泳的废河。叹息间,同往者喊我,一看表已近午夜。真是奇了怪了,正欲休息时,发现门栓坏了。我们用桌椅抵住门,我在靠近门的那床上,哪睡得着呢。迷糊了一会儿,又醒来,正让我有时间静静地谛听草原的夜。草原的夜真的静极了,静到没有一点声响,原以为有狼嚎,有马嘶,有鸟叫,有虫鸣,什么也没有,偏那天没有风,连呼啸的风声也没有。我无法形容处在那种静里的感受,只是觉得很适合僧人的参禅悟道。这样迷糊着醒来,醒来又迷糊了,反复多次,天居然亮了。草原的天亮得很彻底,没有麻花亮的过度,似乎一亮就亮了,就像北方的汉子,干净利落,直刀砌墙。

第二天早餐后,我们离开了草原。草原之行,有苦,苦到发誓不想再去了;有乐,乐到心里永远有一个圆圆大大的月亮。我甚至梦想将那一轮月亮拴上一根银线拉到我的家乡,挂在我儿时嬉戏的打谷场上空,让现在的孩子们对着月亮吟咏《月亮歌》:初一一条线,初二看得见,初三初四像娥眉,十五十六圆又圆。

人在旅途

赞美诗：穿婚纱的交河

韩子勇